

当代俄罗斯哲学译丛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俄罗斯文学的哲学阐释

Философская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俄罗斯) 尼克利斯基◎著
张百春◎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俄罗斯文学的哲学阐释

Философская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俄罗斯) 尼克利斯基◎著

张百春◎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文学的哲学阐释/(俄罗斯)尼克利斯基著;张百春译.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7.6

(当代俄罗斯哲学译丛)

ISBN 978-7-5664-1185-3

I. ①俄… II. ①尼… ②张… III. ①俄罗斯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5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0780 号

俄罗斯文学的哲学阐释

尼克利斯基 著
张百春 译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刷: 安徽省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30mm×184mm
印 张: 6.5
字 数: 122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00 元
ISBN 978-7-5664-1185-3

策划编辑: 饶 涛 张 锐
责任编辑: 李加凯
责任印制: 陈 如

装帧设计: 李 军
美术编辑: 李 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65106311

前 言

优秀俄罗斯文学总是哲学化的，如同哲学经常在与文学的联系中，或者完全在文学形式里呈现自己。关于存在的“终极”问题的提出，对它们进行理解的尝试，对“铅一样沉重的生活”的反抗，以及对更好生活的希望，难道这一切不需要哲学理解吗？如果这不是哲学，那又是什么呢？

俄罗斯人文思想的经典作家们是如何回答根本性的存在问题的？他们怎么看人生的终极基础——生和死、善和恶、爱和欲望、恨和思念、不幸和幸福？我尝试通过分析 19 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来回答这些问题。为此，我求助于解释方法，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方法是个人的条件。

人在文化里通过对话而实现的认同机制是巴赫金在 20 世纪发现的。他确定，作者的话表达“有价值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渗透到作品内容里，并改变它。比如，在阅读或聆听诗歌作品时，我没有将它置于我自身之外，像他者的言说那样，只需要倾听，理解其意义即可；在一定程度上，我在

把它变成自己的言说……”^①

对文学文本进行哲学阅读的过程要求读者最大限度地完全深入文本的情节事件和形象隐喻中去，深入作者呈现的内容中去。读者必须理解和感受作者纳入作品里的主人公之间以及他们与世界之间的全部活动关系。此外，活动不能穷尽人的生活的全部基础。而且，活动的目的是由人的理想、价值和动机决定的，那么，它们（理想、价值和动机）在成为作者关注的对象后，也被纳入作品内容里，也需要揭示。

揭示就是对作者纳入作品内容里的东西的掌握、理解、确定和表述。作者与读者的对话从这个时刻开始，也会出现解释的问题。解释是理解作者所构思的东西，同时也是在对话过程中将属于读者自己的意思和价值赋予作者的原初理解。读者对作者文本的解释是自由的行为，因此也是创造的行为。这里可以看到一个过程，在文学阅读中，在导演的电影剧本撰写中，在演员的角色扮演中，在音乐作品的创作和演奏中都有这样的过程。比如，音乐家有了一个构思，并将其融入乐谱里。演奏者按照自己的方式揭示和解释它。最后，听众按照自己的方式聆听、揭示和解释他们两个人。

① 巴赫金：《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晓河译，见《巴赫金全集》第一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59页。译文略有改动。

理解古典文学的哲学内容总是俄罗斯哲学的突出特征之一。但是在今天,广大的社会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情况早就获得了一个名称,即“大众的反叛”(奥特加·伊·加塞特)。这时,作为文学的一个有机部分的哲学的作用大大地增加了。因为并非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和能力研究作为特殊知识领域的哲学;但是,所有人实际上都可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来掌握关于世界和自己的某种类型的哲学观点。文学创作内部的哲学是哲学进入社会空间和渗入人的意识里,以及人参与文化的最古老和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本书的内容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所做的系列讲座,张百春教授为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他担任了现场口译工作,又把讲座材料翻译成中文,使得本书得以出版。此外,我还要感谢夏忠宪教授的热情邀请,使得这次系列讲座成功举行。

尼克利斯基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俄罗斯世界观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1
第二章 普希金创作中的俄罗斯世界观	21
第三章 果戈理:鸟儿般的三驾马车,你飞向哪里? ...	67
第四章 赫尔岑早期作品中的俄国生活	125
第五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地下室”人现象	163

第一章 俄罗斯世界观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当我们谈到俄罗斯世界观时,它指的是居住在俄罗斯的所有人的世界观,而不仅仅是血统意义上的俄罗斯人。俄罗斯世界观就是居住在俄罗斯的所有民族精神表现的一种形式。俄罗斯世界观是存在的,它区别于法国和日本的世界观,这是个明显的事实,无论是在专家层面,还是在普通的健康理性层面,都是如此。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特征,即所谓“民族性格”“民族独特性”等。世界观是民族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的独特性决定民族的命运及其发展道路,而且还可以改善与在其他国家中居住的各民族的关系。因此,对民族性格的特点,对民族历史的状况进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但有助于增强民族的自我意识,而且有助于认识和理解其他民族。俄罗斯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民族世界观问题。在俄罗斯哲学里,关于俄罗斯世界观的主题从 19 世纪 30 年代就得以确立,一直延续到 1917 年十月

革命时期。在此之后，民族世界观问题被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学说给排挤了。

在这里，我们按照哲学传统，对民族世界观进行界定。根据我的理解，民族世界观是在民族历史和文化中形成的观念、观点、信念、信仰、规范、目的、价值和习俗所构成的体系，它们由民族主体所接受和重复再现，并且体现在民族主体日常典型的或在异常的处境下所做的行为和行动之中。

与民族世界观接近的一个词是民族自我意识，它们之间有差别。民族自我意识是民族个体自我认同的基础。在民族自我意识里包括个体对自己、自身特点的理解。当然，这个理解经常是在与其他民族的对比中发生的，这里既有肯定的论断，也有否定的论断，比如俄罗斯人说“我们不是法国人，我们不是中国人”等。与此同时，俄罗斯人经常会赋予法国人、中国人一些不属于他们的、但对俄罗斯人确定关于自己的观念来说非常重要的特征。民族世界观的主要特点是，它积极地指向外部世界，在对外部世界的这个“观点”中包括个体自我意识。因此，这种“对世界的观点”与个体的需求和利益相关。此外，民族世界观还是一个有意识的、经过反思的和有条理的体系，大多数民族个体和团体都属于这个体系，至少属于该体系的“稳定核心”部分。个体和团体根据这个体系进行自我确定，把“自己的”与“他者的”区别开来。因此可以说，在对大多数人的共性认识里有这样一些基本元素，它们是一定民族的很多人（或者说大多数人）所固有的。在这些基本元素中，语言表达占有非常重

要的地位。语言学家们就曾指出“典型民族的”概念，比如针对俄罗斯人而言，有这样一些概念具有典型的民族特征：灵魂（душа）、命运（судьба）、忧伤（тоска）、幸福（счастье）。此外还有一些动词与我们对实践活动的传统理解密切相关：打算（собираться）、尽力（постараться）、成了（случилось）、得以（довелось）、成功（получилось）、来了（появилось）。根据某些语言学家的意见，相对于俄罗斯语言词汇和民族语言的世界图景而言，这些概念是典型的，是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是其他民族语言的世界图景所缺乏的。在这里我们作个比较。英语里有个动词组是 to do，即“做”。一个使用这个词的人，针对所要从事的实践活动，他至少确定了三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他清楚地确定自己是行为的主体；第二，他通报了要进行努力的尝试，即要做事情；第三，他甚至在思想里也不允许等待某些有利的因素或状况出现，或者不利的因素或状况消失。此外，他以这种确定性承担起一种为所做事情的后果担负的责任。在俄语里当然也有“做”这个动词，即 делать。但是，除此之外，表达这个动作的还有其他词，比如前面提到的 собираться，постараться，случилось 等，我们也经常用，但这些动词在英语里就没有。甚至可以断定，在这些俄语里特有的动词背后的那些现象在英语世界的经济实践中也是非常少见的。在一定意义上，在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和世界观里固有一种设计论的特质。正是这些俄语动词表达了俄罗斯世界观的某种不确定性。

民族世界观具有明显的历史性,它是逐渐地形成的。在民族世界观之前出现的是一些原型(протоформы)——世界感(мироощущения)和世界理解(мировосприятия),它们后来发展成为世界意识(миросознание),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感和世界理解的消失。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这些未经反思的、经常是根本没有被意识到的原初世界观构成物依然是该民族所固有的,或者是其大多数社会团体所固有的。

在“俄罗斯的世界观”这个词组里,不能在种族意义上解释“俄罗斯的”,而应该在极其广泛的意义上,即在文化学意义上解释。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如果一个个体甚至不属于俄罗斯种族,但却接受俄罗斯文化和俄语,如果他还是个信徒,把东正教当作自己世界观的宗教基础,而不是伊斯兰教或佛教,那么关于他的世界观可以说,这是俄罗斯的世界观。比如,在 20 世纪,语言大师奥西普·曼杰尔施塔姆(Осип Мандельштам)和布罗茨基(Иосиф Бродский)都认为自己是“俄罗斯诗人”,尽管在种族属性上,他们都是犹太人。

关于研究民族世界观问题的必要性,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弗兰克曾经说过:“被理解为某种统一体的民族世界观无论如何不是民族学说或民族体系,这些都是根本不存在的。实际上,这里说的是思维自身的民族独特性、独特的精神趋势和主导方向,最终是关于民族精神自身的实质问题……我们的研究对象不是神秘的和假定的‘俄罗斯灵魂’自身,

而是其客观表现和结果,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准确地说,主要是这样一些观念和哲学论断,对所有人而言,它们都是客观地和可感地存在于俄罗斯思想家们的观点和学说里……把民族精神的内容纳入概念里,将其表达在统一的世界观里,这是极其困难的,用某种概念上的描述穷尽民族精神的内容,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还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一般而言,作为具体的、实在的精神实质的民族精神是存在的,我们通过研究其在创作中的表现,还是可以达到对其内在趋向和独特性的认识和同情的理解。”^①

针对艺术家们在文学文本中所表达的民族世界观,俄罗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布尔加科夫神父提出了一个与弗兰克的理解接近的认识方法。在研究契诃夫作品的哲学内容时,布尔加科夫提出了分析小说主人公世界观的方法:“归纳这些作品所引起的那些思想和感受。”^②当然,在分析我们读者所产生的感受时,艺术手段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作家是如何把具体的体验和观念传递给我们的。然而,布尔加科夫强调,理解艺术家以及他所描绘的主人公的精神世界,重要的不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艺术方面,而是放在“每个人身上最神圣的东西上,无论他是大师,还是平常做

① Франк С. Л. Русское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СПб.: Наука, 1996. Сс. 161-162.

② См. статью С. Н. Булгакова в: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к Чехову. М.: ШКОЛА - ПРЕСС, 1996. С. 592.

杂活的人,放在他的世界观上”。^①

我们再看看弗兰克的观点。他提出了认识和同情地理解民族精神的论点,在这个论点里我想指出两个原则上重要的思想:第一,民族精神通过研究作品是可以理解的,弗兰克这里首先指的是文学家和哲学家的作品;第二,“认识与同情的理解”是研究问题的方法的关键。如果“认识”的对象是观念和哲学论断,那么对这个对象的“同情的理解”就比较复杂。我认为,在俄罗斯世界观体系里,能够获得研究者同情理解的只有这样一些因素,它们在我们研究者身上的确能够引起与我们的体验一致的“同感”(со-чувство)。假如它们不能引起这种同情的感觉,而是引起相反的情感,比如排斥,甚至是反感,那么研究者只能从所研究的历史时代的立场出发,尝试理解所观察到的东西,尽可能理性地、冷静地理解它,这种研究显然与当下的实在没有直接联系。

弗兰克提出的“认识与同情的理解”方法包含三个步骤:第一,在俄罗斯思想家(包括哲学家和作家)的观点和学说里,研究者需要揭示客观地和可感地包含在其中的那些“观念和哲学论点”;第二,应该借助于“直觉地深入和移情”(вчувствование)的手段认识这些观念和哲学论点的独特性;第三,对“民族精神”的内在趋势和独特性的“同情理解”应该以此为基础。此外,在所有这“三个步骤”里,发挥重要

① См. статью С. Н. Булгакова в: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к Чехову. М.: ШКОЛА - ПРЕСС, 1996. С. 592.

作用的不是理性逻辑的认识,而是感性直觉的认识。当然,也不能低估理性逻辑原则的意义,至少是在研究的最后阶段,即在上述“三个步骤”之后,在对世界观体系进行分类、系统化和建构的时候,尤其如此。

当然,对于思考全部问题,仅有“认识和同情的理解”的方针是不够的,还需要补充。在本体论意义上,民族(包括俄罗斯)的世界观并非与该民族在历史上的出现一起产生。民族世界观是民族历史道路和文化创作的结果。只有在一定阶段上,当历史事件对它们的认识、对所体验的经验的文化塑造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当所有这一切都经历了批判、反思的阶段之后,基本的原则、生命的意义及价值和规范的体系才开始出现。只有在这个时候,随着对该体系中的这些因素的理解和接受的不断深入,它们才能被赋予全民族的地位,给定人群(民族共同体)才能根据这个地位而把自己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不过,在任何历史发展的时刻,不仅实际事件塑造民族的世界观和民族精神,反之亦然,事件也是民族世界观和民族精神具体化的产物和结果。在认识论方面,民族世界观也有一系列特点。首先,民族自身很少宣布自己的世界观,民族世界观的内容不是民族创造的,而是自认为有这个权利的那些创造主体创造出来的。就自己的职业性质而言,世界观创造工作主要由哲学家和作家来完成。而且,把他们自己的观念与民族观念区别开来是极其困难的。因此,研究者只能依靠“解释者”自己的洞察力和诚实,依靠他们的愿望,即不是要把自己所喜爱的思想、意

义和价值传递给社会大众的意识，而是传递他们在历史上从自己直接观察的民族那里“遇到”的东西。

为了解释这个思想，我举两个例子，这是在俄罗斯古典文学里已经被使用过的，原则上不同的“生产”民族世界观的两种方法。第一个方法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但在托尔斯泰的几部作品里也曾经用过，其实质在于塑造这样一些艺术形象，它们能够表达作家所喜爱的观念，比如俄罗斯民族的“全人性”（всечеловечность），俄罗斯在基督教世界以及整个世界上的特殊使命，或者关于理想地主的观念，这样的地主与农民融为一体，处在相互的爱和宽恕之中。相反，第二个方法的实质在于对待现实的最大限度的客观态度，然后详细而准确地再现现实，并把作者自己的推测降到最低限度。在第一种方法里，现实中充满了作家自己的美好梦想，或者是对自己所喜爱的观念进行艺术上的具体化。但是，在第二种方法里，现实不但充满着令人不快的、甚至是让人厌恶的方面，比如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相互不理解和仇恨，改革后俄国大部分贵族的愚钝懒惰，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诱惑”。屠格涅夫、萨尔特科夫-谢德林、冈察洛夫、契诃夫等许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里都在描写这样的现实。在一定意义上，作家的哲学倾向与这些文学创作方法是一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倾向于斯拉夫派的俄罗斯哲学传统，屠格涅夫、谢德林和契诃夫倾向于西方派的俄罗斯哲学传统。

在认识论意义上，创作主体面临的任务是确定哪些世

界观元素应该归于个人,为少数人所特有,哪些元素应该归于大多数人,哪些元素包含民族世界观的特征。

在民族世界观的层面上,第一个标准是某个典型世界观特征经常被归结为“民族的”而不是“地方的”或“职业的”特征。比如,普希金、索洛古布、托尔斯泰等俄罗斯作家不止一次谈到俄罗斯贵族的一种价值取向,或世界观信念,即有权“不靠自己的财富生活”。普希金有这样的诗句:“他父亲虽是达官显贵,在世时总是高筑借台,每年举办三次舞会,最终只剩空空的家财。”^①当然,俄罗斯作家们在俄罗斯贵族身上发现的这个特征在其他国家的特权阶层也存在。第二个标准是作家或哲学家们在自己的作品里考察这样一些现象,揭示这样一些历史条件、状况或事件,它们被看作某些世界观特征出现的原因。恰达耶夫曾经分析过农奴制在俄罗斯的确立,农奴制导致俄罗斯的民族世界观中出现一些重要因素。其中有对上帝的无条件顺从(奴隶般的恐惧),关于这一点,果戈理、普希金、萨尔特科夫·谢德林、列斯科夫、契诃夫等作家有很多描写。

以上我们谈的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俄罗斯世界观;下面我们进一步考察世界观的研究方法。在这里,我们主要以俄罗斯农民为例。

我们讨论的是研究俄罗斯世界观的方法,这其中既有

① 普希金:《叶甫根尼·奥涅金》,第一章第三节,顾蕴璞译,见刘文飞主编:《普希金全集》十卷本,第5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页。

哲学分析,又有文学分析。把这两种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是有原因的。只有作为两种不同精神活动指向的哲学与文学能够提供关于俄罗斯社会的最深刻和最全面的观念,这是个在历史中生成的事实。别尔嘉耶夫就曾经指出,俄罗斯存在的特点和矛盾总是在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哲学思想中获得表达。^① 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俄罗斯长期以来始终没有形成公民社会。专制君主实行绝对的统治,为了在总体上控制庞大的国家,君主制造了巨大且不灵活的官僚机器,这个机器压制一切它所不能理解的和自由的东西。这一切导致的结果是,在俄罗斯,任何程度上的自由只有在精神领域才是可能的,首先是在文学创作领域。这就是文学在俄罗斯发挥特殊作用的原因。

诗歌天才能够准确理解民族的精神原则,在诗人的创作里能够表达“民族灵魂”。这些思想我们在弗兰克关于普希金创作的思考中可以找到。^② 此外,弗兰克认为有必要特别指出对思想家活动进行文学分析和哲学分析之间的联系,而且,俄罗斯哲学思考的文学形式恰好是俄罗斯哲学传统的一个特点。他写道:“在俄罗斯,最深刻和最著名的思想和观念没有表达在系统的学术著作里,而是表达在文学形式里。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渗透着对生活的深刻哲学理

① Бердяев Н. А.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М.: 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 Шевчук, 2000. С. 228.

② Франк С. Л. Указ. соч. С. 214, 213.